



武汉随想

文/马海涛

一路南下，武汉。

坐在时速250公里的和谐号动车上，看着窗外渐变的色彩由黄转绿，百无聊赖中随手翻起了SOHO小报，这期的主题是“幸福的生活”。虹影、洁尘、刘仪伟、新井一二三……等等诸家逐一发表了见解。其实关于幸福的思辨，一直纠结在我的生活中。如果问：人生里有没有比挣钱更有意义更深刻的事呢？我的答案是：“有”。

在今天这个纷繁的时代，关于人生意义和幸福的思考，是很有必要和价值的。而今天正好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坐在和谐号上想幸福，这是多么和谐幸福的一个事呢！也正如这恒温燥热的车厢里，没到武汉已经捂了一身汗……

7个半小时之后，第2次来到武汉，第2次故地重游，虽然坐的是2车厢21号，后来住在512房间……不过还好，心情和感觉都不算太2。

空气湿润得让我不再不由自主地抽鼻子，突然明白为什么南方能触动很多人的情怀。看过一个认识的大龄文艺女青年在她的文章里写的一句话：好想好在南方谈一场

恋爱。也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遗留在南方细雨中的那场爱情，单纯、执拗、温润、久远乃见情谊……

接下来的时日，走马观花地闲逛，武汉留存在我意识中的印象，仅仅是那些急促目光所捕捉到的匆匆意象，或是精神延伸而出的触角所触摸到的内涵演绎。在这两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她只是静静地融合在潮湿清晨的街景中等待着遗忘，或是拥挤在喧闹十字街头的嘈杂中期待着发现……

两块五一碗的热干面，管饱，味道也不错，是在武汉的第一顿。便宜到吃惊，所以装了一把有钱人，买两碗，吃一碗倒一碗！长江第一桥，徒步走过来的，江风吹得浑身每个毛孔张开，舒服……所以感冒了。但是天气不好，所以江天一色雾气氤氲，没有了“极目楚天舒”的胸胆开张……看见了风樯动，也看见了龟蛇静，意会了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的虚空与飘渺。黄鹤是一去不复返了，就是门票太贵了——80！

拜访了一起长大的发小，身为东航机长的他，在武汉过着优渥安逸的生活；见到了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，祝福他们晚年生活幸

福。

在朋友的陪伴中时间过得飞快，在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感受到这座江城体的温时，便已经在仓促中踏上了归程。

武汉是谁？是五月落梅之地？是九府通衢之所？

而在我一个异乡过客用心寻觅的眼中，她置身在户部街巷子中汉味热干面的麻香辛辣里；或处身于臭干子配着街舞吃的无敌混搭上；还游身在夹带着汽笛鸣的飒飒江风之中；并变身在龟山葱郁浓荫下的闹中取静里；也隐身在钟家村小公园里推牌九的老伯眼角的鱼尾纹旁；更可能抽身在细细啃着鸭脖的慢和回味中；亦或是进身在汉口老城与光谷新区的新旧变迁之间……对我而言，武汉就是这些思维记忆中具象的蒙太奇片段……这些场景演绎而出的，也是我要找寻的一座城市生而具形的气质神韵……

回想起来路上的那些关于幸福、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，我在不经意间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这里，也许，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答案。和我到过的南方很多城市一样，这里除了湿润之外，还有杂沓纷繁的乱和恰如其分

的慢，而在这其间，浓烈的生活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。这是那种久违的从容而淡定的气度，不必华丽璀璨，也无需逼仄压抑，生活就在无数个小小的细节瞬间悄悄流过指缝。每每看着街头举着装了热干面的纸桶边走边吃的人的背影，慢悠悠地踱着步子，也不必在意自己的吃相，关于幸福的感触就这样一触即发：在兜兜转转、周周折折的生活中蓦然回首，拼尽力气去得到的，也许最终只是这样一份气定神闲的悠游！

如果说幸福有普世的衡量标准的话，那么就个人感受而言，幸福感却不一定要有具体的形态。当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挤占了生命的大部，我想起了一句话，“吾心安处是吾乡”，能够带来心灵安逸的地方，那里就是天堂……不如，咏而归……

三天的旅行结束了，很多思绪留在了这里。

对一个人或是一座城来说，我们彼此都是生命时光中的过客匆匆，在你我得到和了解的当下，却也是在这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滴地失去，我想，这，才该是生命最真实的潜台词……

起航

蒋立祥摄影作品



诗歌·小酌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

蓝虹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
你迎着风爬上山岗
等待夕阳红灿灿的召唤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
你背着光转过身去
丈量脚底斜长长的影子

后来，夕阳如血
后来，血色变得浓稠
再后来，影子长到不能再长
消失了

于是，山岗寂静，松针芬芳
你陶醉在斑驳的松树林子里
忘了归途也迷了路

副刊投稿邮箱 shuping0926@126.com

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始末

乾隆中叶，在清朝几代皇帝的努力下，政治稳定，国富民强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靠武力征服天下的乾隆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喜欢读书，爱好藏书，善于舞文弄墨的帝王，他深知文化认同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非颁旨

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莫属。

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，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录《永乐大典》。这个想法和乾隆心中一个盘桓已久的念头不谋而合——很早以前，他就曾三令五申地下旨在全国征集藏书。但是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慌，不少拥有藏书的知识分子深怕因文获罪，对这些旨意根本就置若罔闻，各省官员也是敷衍了事。朱筠的奏折促使年过花甲的乾隆更加下定决心，要在四海平定之际，编纂一部旷世传奇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对中国典籍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大梳理、大集合、大归元。

中国古代图书的“四库”分类体例，始于西晋时期荀勖编制的《中经新簿》，将典籍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分别对应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即儒家经典、历史著作、诸子百家和诗文集这四类书籍。唐贞观年间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正式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命名四部，并确立其排列

顺序。宋代以后，“全书”之名十分盛行。乾隆皇帝受此影响，鉴于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作为中国古代存世数目最多、影响范围最广的集成全书，包容四部，收录极多，于是亲自定名《四库全书》。

圣旨颁布到各地，和此前搜访群书的情形一样，这一次进展得依旧很不理想。乾隆不得不再降旨，称藏书若有“忌讳”或“妄诞”的字句与藏书之人无关，与搜书的官员无碍，抄录之后会完璧归赵，以消除献书人的后顾之忧。在此基础上，乾隆还承诺给献书者适当的精神奖励，提高天下藏书人踊跃奉公的积极性。比如凡献书百种以上者，赏《佩文韵府》一部，由乾隆亲自在扉页题咏，留下墨宝；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，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优先抄录，尽早发还。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，各省收书工作稳步进展，很快就收集到一万三千余种书籍。

然而，皇帝食言了。其中的四分之一，即三千余册书籍再也没能回到藏书人的手中，这其中少部分是因为抄转失误而遗失，更多的被列为禁书，统一销毁，文字狱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。凡书中有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字句，轻者被随意篡改，中者整段删除，重者遭

到禁毁，就连宋代人对辽金的指责、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语句，都触犯了乾隆的禁忌。甚至康熙“御批”的《通鉴纲目续编》，也因为记述历史时出现了“胡人”两个字，而被肆意挖改。这样一来，很多书籍都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失去了原意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这次编纂包含了清代国家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强力干预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的一次劫难。

就这样，历时10年、编纂人数高达近5000人的《四库全书》终于大功告成，共收录古籍近3500种，4万册，8万卷，8亿字，被国际学术界誉为“东方文化的金字塔”、“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”。而如此浩如烟海的书籍势必要有专门存放的藏书楼，乾隆下令先后建成南北七阁，分别存放一套《四库全书》。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、京西圆明园的文源阁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，因都建在皇宫及离宫别墅之中，方便乾隆随时调阅，故又称内廷四阁。四阁的名称都与水有关，就是要以文喻水，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滔滔的江河之水，汇百川而成“渊”，涉渡口而寻“津”，逆水流而追“溯”，最终找到中华文化的“源头”。

李海荣

后院儿

下午茶

